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龜 第九十回 銀漢仙槎劉郎惆悵 秋風菹菜張翰歸來

上回書中說著章秋谷和貢春樹在阿娟那邊晚膳，一時間觥籌交錯，履屐縱橫。那幾個客人也每人叫了一個和阿娟一樣的開門的私娼，只有秋谷不認得這些人，無從叫起。貢春樹要和他代叫一個，秋谷執意不要，也就罷了。當下開筵坐花，飛觴醉月，直鬧到三更左右方才散席。大家都辭了主人先走，只有秋谷和春樹兩個人已經微微的有些醉意，還坐在那裡。只見阿娟走過來和春樹咬了一回耳朵，春樹沉吟一回道：「一時找不出地方，搬到那裡去呢？」秋谷聽了，不曉得他們說的什麼，便問著春樹道：「什麼搬不搬的，你們那一個要想搬家？」春樹聽了，便把這裡頭的情形和秋谷講了一遍。

原來蘇州地方的規矩，一班堂子裡頭的信人開著一個門面，每每有許多地方的流氓跑到堂子裡頭去想他們的好處。一班信人見了這一班流氓，一定要送他幾塊錢，還要對著他們說上許多好話，方才肯好好的出去。如若不然，這班流氓就要糟蹋他們的房間，得罪他們的客人。這班客人都是一班有身家的，見了這班流氓如何不怕？

自然大家都嚇得不敢再來。這些流氓一味的拼命混鬧，鬧得一個天翻地覆，一定要拿著了錢才罷。除了租界上的堂子，這班流氓吃巡捕官司不敢去鬧，其餘城裡城外的那些開堂子的人家都是他們的衣食飯碗。這些信人見了那班流氓，沒有一個不是怕得心驚膽戰，非但一毫不敢得罪，而且還要好好的敷衍他們。若是那一班半開門的私娼，本來沒有多少客人走動，這班流氓要是不知道也就沒有法兒，萬一個給他們打聽了出來，一定也要帶著幾個人進來嘍哨，想要訛詐客人們的錢。阿娟住在這個地方還不到一年，所以起先他們還不知道阿娟是個私娼，如今被他們曉得了風聲，便大家闖進來想些好處。不料剛剛碰著了章秋谷，非但想不著好處，倒反吃了一個大虧；但是一時間雖然有個章秋谷挺身出來把他們打退，慢慢的他們一定要來翻本。

到了那個時候，章秋谷不能常常的在這裡保護他們，只剩了阿娟一個人，那裡受得他們的糟蹋，所以阿娟和春樹計議要想搬到閩門馬路上去，做個二住家。春樹想著，一時找不出這樣的一處房子，有些躊躇起來。

當下春樹和秋谷說了這個緣故，秋谷想了一回道：「也不必搬到城外去，你不是有幾間房子在胥門裡頭麼？現在正還空著沒有人住，你何不就借給他住了，將來有起事來，你是個房主人，也可以出來講話的。」春樹想了一回，點一點頭道：「這個主意倒也不差，只得暫時搬去，避過他們的耳目也就是了。但是這班流氓地痞是到處有的，萬一搬了過去又有人去吵鬧起來，這便怎麼樣呢？」秋谷道：「那倒不要緊，只要客人們出進的時候自己小心些兒就是了，那裡顯得許多？就使再有流氓鬧事，你如今是他的房東，也可以出來說幾句話的。」春樹聽了。覺得秋谷的話不差，便打定了主意，又和阿娟說了些體己的話兒。秋谷要催著他回去，春樹道：「時候已經不早，我們大家在這裡借個乾鋪罷。」秋谷聽了，拿出表來看時，果然已經三下多鐘，便依著春樹在阿娟那邊借了一夜乾鋪。

到了明天，貢春樹要請章秋谷到倉橋浜高桂林家吃酒，曾太史和鄧太史兩個人又寫了一封信出來，約秋谷進城吃飯，秋谷一概都回不去，寫了一封回信給那兩位太史公，只說已經動身回去。秋谷自己一個人卻走到道前街巷內楚公館的大門外面，來來往往的走了數百餘次，要想候著芳蘭出來見他一面，再續前緣。那裡知道呆呆的等了多時，只見有幾個家人出入，連芳蘭的影兒也不見，一直等到二更以後方才無精打采的回來。

到了第二天又去那裡候他，剛剛走到楚公館的門口，心上吃了一驚，只見大門上掛著紅綢，中間的屏門開著，大廳上點著燈燭輝煌的，卻靜悄悄的不見什麼人。

秋谷在門外踱了一回，想不出什麼緣故，見門口沒有人，便輕輕的躡步走進，早聽得有幾個人的聲音在門房裡頭談論得十分熱鬧。秋谷側耳聽時，只聽得一個人的聲音說道：「我們老爺做起事來總有些鬼頭鬼腦的，不知道是個什麼緣故。你們想，今天小姐出嫁總算一件喜事，為什麼要這般藏頭露尾的不叫同寅們知道，好像把小姐送給人做姨太太的一般，你想可奇怪不奇怪？」秋谷聽了這幾句說話，心上好似觸著了電氣的一般。再仔細的聽下去時，又聽一個人說道：「我們老爺真是瞎了眼睛，把一個如花似玉的小姐去配給這樣一個姑爺，又黑又醜，還是一臉的大麻子，走起路來一隻腳又有些拐的，老爺不知怎樣的平空揀中了他，不知小姐看了這樣的姑爺，心上怎樣的煩惱呢。」說著，又聽得一個人接下去大聲說道：「你們講的都是些隔壁帳的話兒，我們老爺揀中這個姑爺，難道是揀他的才貌麼？我們老爺的性情本來是勢利不過的，見了他有財有勢，所以連忙把女兒嫁他。將來一則好問他借幾個錢，二則還好靠著他的勢力自己弄個差使。只可惜我們小姐這樣的才貌，卻嫁著了這樣的人，真是好塊肥羊肉掉到狗口裡去了。」眾人聽了，哈哈的笑起來。

章秋谷聽到這裡，心上早明白了八信分，覺得一股酸氣從丹田底下直冲到鼻子裡來，一個心亂七八糟的也不知是什麼味兒，也不再聽下去，大踏步走了回來。真是：

銀漢仙槎，桃花人面；牽牛西北，孔雀東南。淒涼巫峽之雲，懊惱高唐之夢。

紅樓隔雨，魂銷楚尾之春；珠箔飄燈，腸斷相思之字。

章秋谷當下一個人垂頭喪氣的回來。春樹見了問他為什麼這般模樣，秋谷懶懶的也不開口，便上牀睡了。這一夜的千般別恨，萬種離愁，螺腸九回，珠絲百結，思佳人而不見，望秋水兮潑洩，這些情思也不必去提他。

只說章秋谷在家裡頭動身的時候，預先和太夫人說明，說到蘇州去一兩天就回來的，如今在蘇州一連耽擱了五天，還要想到上海陳文仙那邊去打個轉身，算起日子來已經十分急促，便別了貢春樹立刻上了輪船往上海去。輪船走了一夜，天還沒有亮就到了上海。秋谷在大餐間裡頭直睡到八點鐘方才起來，一直趕到文仙那裡。

文仙迎著笑道：「我只道你今年不來的了，你倒居然沒有失信，你們府上太夫人和少奶奶怎麼倒都肯放你出來？」秋谷把別後的事情，約略告訴了陳文仙一遍，只瞞了蘇州的事情沒有提起。

秋谷坐了一回，便問起陳文仙年底有多少開銷，陳文仙屈指頭算了一算道：「這裡倒沒有什麼開銷，就是年底下要用幾個錢也看得見的，倒是那些店家的店帳，以及你堂子裡頭的酒帳局帳，只怕通算起來，倒也不少呢。」秋谷故意假作吃驚的樣兒，口中說道：「我這一次來一個大錢都沒有帶，這便怎麼樣呢？」陳文仙瞪了秋谷一眼道：「你看你看，又來了，這樣的假話只好對著人說上一次兩次，人家或者還有些相信你的話兒。到了後來聽得慣了，耳朵裡頭的老繭都聽了出來，那裡還有人相信？我勸你不要這樣的裝腔作勢罷。」秋谷聽了，自己也好笑起來，便在衣袋裡頭取出一張一千塊錢的銀票，交給陳文仙道：「我今天就要動身回去，一班朋友那裡我也不去驚動他們，還有那些店帳和堂子裡頭的帳，我核算起來大約差不多也要七八百塊錢，你等他們來了發票，便一一的和他們算清了，省得拖欠他們的錢。

堂子裡頭這一節本來不多，只有公陽里的陸麗娟、西鼎豐的梁綠珠，有幾台酒幾個局，你叫車夫去抄了局帳來，就叫車夫送去。我今年自從娶你進門以後，堂子裡頭沒有去住過夜，所以沒有欠什麼錢。」陳文仙看著秋谷微微一笑道：「只怕不見得這樣的克己罷。」秋谷也笑道：「看你這個樣兒，難道要我跪下來賭一個咒不成？」

陳文仙道：「你們男人差不多大家都是這個樣兒：見了家裡頭妻妾的面，一味的甜蜜語，拼命哄騙；等到轉過身來，便把方才的話兒都忘到九霄雲外去了。」秋谷道：「我向來不會騙人的，你看我平日之間可曾騙過什麼人？況且你又不是一味吃醋不通道理的女人，我又何必騙你呢？」陳文仙聽了笑了一笑，也不開口。

秋谷又問他新年裡頭要錢用不要錢用，陳文仙道：「我一個人住在上海，要用什麼錢？自從你回去以後，我通共止出了一回門，是出去買洋貨的，連馬車都沒有坐過一趟，你不信，只看那馬車行的帳單就是了。」秋谷聽了心上十分歡喜，卻故意說道：

「新年上沒有什麼事兒，雖然我不在上海，你一個人也好出去坐坐馬車，吃吃大菜，或者戲園子裡頭去聽聽戲，借此消遣消遣開開心兒，不要呆呆的坐在家裡，悶出病來倒不是頑的。」陳文仙道：「我本來不喜歡這些頑耍的事情，況且你不在這裡，我一個人出去有什麼興趣。」

秋谷聽了陳文仙這般說法，自然甚是放心，匆匆忙忙的叮囑了陳文仙幾句，便上了原來的輪船，趕回蘇州。又趁上常熟的輪船，回到家裡已經是□二月二□五了。

太夫人見秋谷回來，不免還要埋怨他幾句，問他為什麼到這個時候才來，秋谷隨口掩飾了幾句，便過去了。秋谷到了家裡，少不得要料理些年事，到了新年上又要出去拜年，還有許多親戚請秋谷去吃年酒，一連應酬了半個月，方才清靜些兒。

光陰如駛，日月如飛。早又過了一個二月，這位章秋谷在家裡住得膩煩起來，勉強過了一個三月，實在忍不住，便又告稟了太夫人要到上海去散散心，順便算些帳目。太夫人心上本來不願意章秋谷出去，但是眼見他懨懨悒悒的過了一春，提不起一些高興，恐怕他悶出病來，便輕輕易易的一口應允。秋谷大喜，便急急的趕到上海來。正是：

桓司馬重來灞水，風景依然，習鑿齒再到襄陽，山河無恙。

不知章秋谷到了上海，又有什麼事情，下文交代。